

失手回大清，妙手赚人心

史上最有技术含量的穿越

我·心·曜·月

著

鳳舞大清

天听寂无声，
卷苍何处寻，
非高亦非远，
都只在人心。

沧海笑明月





鳳舞大清

这位supergirl悲天悯人，慧黠博学，伶牙俐齿，机敏幽默，眼看着即将成为一名妙手仁心的现代中医，

却因一次意外魂回大清，融入了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展开了千折百回的爱恋、造就了荡气回肠的人生……

磅礴恢宏的煌煌盛世，在那一页，既旖旎如锦又风雨飘摇，既徜徉着缠绵悱恻的无边风月，

也蕴藏着惨烈悲壮的博弈倾轧……她，在冰寒的刀尖上行云流水的跳起比烈火更炙热的舞蹈……

她用“一得”弥补了太医院的“一失”，拯救了康熙的爱妃；

她找到了皇太后痼疾的根本病因，妙手揽春回；

她巧施妙计，让皇四子请君入瓮，令为富不仁的盐商们哑巴吃黄连，乖乖就范；

她暗地点拨，令皇九子醍醐贯顶，造出了令佛朗机使臣心悦诚服的大清御皂；

宫闱政变、瘟疫凌汛、蜚语流言、风起云涌，

她，凭借着足足多进化了近300年的智慧和与生俱来的坚韧，从容应对……

她，是意外绽放于大清的一朵风华绝代的奇葩！

至真、至诚、至情、至性的美好女子，赢得了四名杰出男子的倾心痴恋……四种选择，四种迥异的命运！

是他？集无数极端性格于一身，最终成为极具争议、极具才华、极具胆识的勤勉帝王？……

是他？一代传奇皇商，真正的灵魂知己，最终沦落为阶下囚的夺嫡失败者？……

是他，儒雅豁达，超凡脱俗的富贵王侯？……

是他，志同道合，悬壶济世的逍遥神医？

千般纠葛、万重羁绊，情终归何处？花终落谁家？

ISBN 978-7-80188-874-7



9 787801 888747 >

定价：22.00元

天听寂无声，苍苍何处寻，非高亦非远，都只在人心。
沧海笑明月

著

鳳舞大清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凤舞大清 · I / 沧海笑明月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80188-874-7

I . 凤... II . 沧...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出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5410 号

凤舞大清 I

作 者 / 沧海笑明月

出版发行 / 现代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策 划 / 阅读时代图书

责任编辑 / 涂卫东

特约编辑 / 雍薇

版式设计 / 酒心堂 · 堂主

印 刷 /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15 印张

字 数 / 220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188-874-7

定 价 / 22.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我是人间惆怅客	1	第二十一章 春日春风有时恶	54
第二章 不是尘世富贵花	3	第二十二章 悟空撞上如来·上	54
第三章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6	第二十三章 悟空撞上如来·下	54
第四章 铁将败絮当金玉	9	第二十四章 赠君一轮潇湘月	54
第五章 犹家宜结不宜解	9	第二十五章 生如夏花之绚烂	54
第六章 「债」就是人的责任	12	第二十六章 死如秋叶之静美	54
第七章 青春像花儿绽放	14	第二十七章 尽人事而顺天命	54
第八章 无心插柳柳成荫	14	第二十八章 我辈岂是蓬蒿人	54
第九章 吾家有女初长成	16	第二十九章 时光容易把人抛	54
第十章 折的一枝香在手	16	第三十章 暴雨惊雷亦如磐	54
第十一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	21	第三十一章 风入寒松声自古	54
第十二章 天涯何处不逢君	24	第三十二章 水归沧海意皆深·上	54
第十三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	27	第三十三章 水归沧海意皆深·下	54
第十四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30	第三十四章 晚来谁染霜林醉·上	54
第十五章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30	第三十五章 晚来谁染霜林醉·下	54
第十六章 东边下雨西边晴	33	第三十六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上	54
第十七章 一波未平一波起	36	第三十七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中	54
第十八章 窗户相报何时了	39	第三十八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下	54
第十九章 人歌人哭水声中	41	第三十九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上	54
第二十章 春日春风有时好	47	第四十章 树欲静而风不止·下	54
	49		
	47		
	44		
	41		
	39		
	36		
	33		
	30		
	27		
	24		
	21		
	19		
	16		
	14		
	12		
	9		
	6		
	3		
	1		
51	49	47	44
109	105	102	99
96	93	90	87
93	90	85	82
79	75	72	69
66	63	60	57
63	60	57	54

目录

第四十一章	南去北往各西东·上
第四十二章	南去北往各西东·下
第四十三章	得食鱼儿趁浪花
第四十四章	驾骐驥以驰骋兮
第四十五章	当游鱼撞上飞鸟
第四十六章	只是当时已惘然
第四十七章	一笛清风寻鹤梦
第四十八章	野茫茫十面埋伏
第四十九章	恶人自有恶人磨
第五十章	天地无情亦爱人
第五十一章	玉在椟中求善价
第五十二章	黄鹤飞去终飞去
第五十三章	无赖明月照沟渠
第五十四章	玉不琢磨不成器
第五十五章	青娥素女俱耐冷
第五十六章	出师未捷身先死
第五十七章	紫蝶黄蜂两相宜
第五十八章	洗天风雨几时来
第五十九章	近水遥山总关情
第六十章	众里寻模千百度

171 168 165 162 159 156 153 150 147 144 141 138 136 133 130 127 124 121 118 115

第六十一章	纵是无情也动人
第六十二章	力斡眷回竟是谁
第六十三章	牛骨骰子镶红豆
第六十四章	冷月寒霜惊魂夜
第六十五章	直教人生死相许
第六十六章	相思始觉海非深
第六十七章	明晰是非定取舍
第六十八章	计较太多人易老
第六十九章	千淘万漉虽辛苦
第七十章	吹尽黄沙始到金·上
第七十一章	吹尽黄沙始到金·下
第七十二章	极乐神仙苦中来
第七十三章	但使有情成眷属
第七十四章	沧海月明珠有泪
第七十五章	黄河之水天上来·上
第七十六章	黄河之水天上来·中
第七十七章	黄河之水天上来·下
第七十八章	贪求恩慕总因痴
第七十九章	凭谁销我万古愁
第八十章	白草红叶黄金缕

231 228 225 222 219 216 213 210 207 204 201 198 195 192 189 186 183 180 177 174





第一章 我是人间惆怅客

窗外暴雨如注，闪电刚划破天际，炸雷便轰然落地。我甩甩头，竭力忽略掉这夏季所特有的狂躁情绪，将心收回，重新投入浩瀚广袤的医学世界。

“百会主治猝中风，神庭主灸羊癫风……气海针对脐下气……至阳专灸黄疸病……倘若泄泻不止，里急后重，应取下脘，天枢，照海三穴；倘若颈项强痛，不能回顾，应取承浆，风池，风府……”我一边诵读，一边比对着人体模型逐一确认相关穴位。

光阴荏苒，似水流年，吴悠，也就是小女子我，已在中医学院消磨了快四年的青春年华，汤头歌背得滚瓜烂熟了，各类药草也渐渐耳熟能详了，常用药方基本牢记了，把脉推拿也八九不离十了，惟独针灸始终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可耻阶段，虽然偶尔也能煞有介事地神侃几句三阳五会，九针补泻之类的唬唬人，但终究没有实际动手的经验。想想也是，谁愿意被一只菜鸟当作实验品用针扎来扎去呢？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可躬行无门孰之奈何，我深深地叹息。又一道闪电撕碎夜幕，刹那间窗外恍如白昼，而我也忽然福至心灵，扎别人扎不了，难道扎自己还不能吗？神庭，脑户，神经，玉枕，神封是头顶上绝对不可以施针的部位，但玉枕穴后三分七，浅刺可以消除疲劳，乖乖，索性就选这里作为本姑娘“第一刺”的临幸地吧。我对着镜子摸到玉枕穴后大概三分七的脑勺处，想了想，取出了九针中长一寸六分的圆利针，深呼吸，再深呼吸，集中起所有的神识，将其完全融入手指，凝聚于针端，然后略使力道将其浅浅地刺进去，猛然间一声炸雷劈天盖地，我下意识地一惊一抖一用劲，只觉一阵钻心的疼痛席卷而来，眼前陡然一黑，在完全失去意识前，脑海里浮出一句话：“死生之穴，乃在分毫，切不可有丝毫懈怠侥幸”，前人诚不欺我也……

魂如飘絮魄似游丝，在莫名的虚空中飘荡游离，这是哪里？我又将去何方？等待我的，是天堂？是炼狱？还是又一个不可预知的六道轮回？

一股神秘的力量忽如而至，犹如黑洞般将我瞬间吞噬，难道要魂飞魄散了吗？不要啊！耳边恍惚传来自己唇角溢出的细碎呻吟，灵与肉再一次融合的痛楚令我疲惫不堪，可内心雀跃起来，归去复来兮，死去又活来，看来虽为红颜，我却并不薄命，老天待我何其

厚也。努力，加油，睁开眼，再用点力，睁开，眼皮不情愿地蠕动了两下，勉强裂开了一条缝，正在恍惚适应中，却听到一声喜极而泣的呼唤：“谢天谢地，格格醒过来了，杏儿，快去禀告老夫人。”什么格格？难不成我不在校医院而在精神病院？或者校医院的护士小姐是位清宫剧的走火入魔者？我把头转向声音的发源地，好不容易将眼睛调整成正常的聚焦状态，只见一名俏生生的少女正侍立在床边一边抹泪一边殷切地看着我，她穿着红绫袄外加一件青绸掐牙背心，俨然一副古装片里的豪门丫鬟打扮。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忙看向四周，透过藕合色花帐，能看见红木床的两头檐板分别雕刻有山羊和梅花鹿的吉祥纹饰，而木檐两旁是典型的清朝松鼠葡萄纹橘子的透雕，窗户是雕花格子窗，精巧的楠木梳妆台上赫然一面打磨的光洁似水的青铜镜。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更没有电脑。这是一个梦吗？可浑身的不适提醒我面对醒着的现实，也许是幻视或幻听？我闭上眼默数三下再猛地睁开，一切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只是俏丫鬟的脸上隐约透出了疑惑。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两名丫鬟搀扶进来一白发老太，后面还跟着几名盛装贵妇。有丫鬟扶我坐起，我正不知所措间，却被老太太一把搂在怀里哭道：“好孩子，倘若你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以后怎么向你薄命的娘交代呀？”众人赶紧软语宽慰。我看着这一屋子的古人，只觉一阵头晕目眩，最后对着眼前慈祥的老太挤出一丝无限虚弱的微笑，张了张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快别说话，好好养着才是，外祖母改天再来看你。”老太太，不，外祖母关切之色溢于言表，又仔细叮嘱了一番方率众人离开。

而我也终于明白了一个严峻的事实：我，可能借尸还魂了。而且，老天爷还使了招乾坤大挪移，把我扔到了过去的时空。



第二章 不是尘世富贵花

一连数日，生活的主旋律无非吃和睡，偶尔也被两个贴身丫鬟桃儿、杏儿扶出去晒太阳，我几乎不开口，只是把耳朵调整到了最灵敏状态，跟接收天线似的，暗暗淘八卦，攒信息，然后再分析推理一番。工夫不负有心人，现在我基本上搞清楚自己是谁了。董鄂·菀萼，生于康熙二十七年，刚满12岁，父，董鄂·七十，正白旗人，目前外放喀尔喀任正三品指挥使；母，纳兰·敏慧，是曾名噪一时、权倾朝野的纳兰明珠的女儿，清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的妹妹，可惜天妒红颜，已于去年染疾谢世。菀萼是纳兰·敏慧膝下唯一的儿子，且幼女随军在外有诸多不便，于是便被外祖母觉罗老太君接回明珠府中悉心抚养。菀萼生性娴雅，最爱侍弄花草，一日风雨大作，菀萼担心兰草便跑出屋外查看，不料一个炸雷轰然落地，菀萼一惊，脚下一滑，脑袋恰恰撞在了花坛角上，当时便人事不醒。唉，我暗暗叹了一口气，看来“借尸还魂”这回事，还得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不知菀萼真正的灵魂去了哪里，而我留在现代的躯体又是何状况？但愿别成了什么“中医学院某妙龄女生因不堪生活压力而扎针自杀”之类的舆论焦点就好。不知道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女儿不孝让你们白发人送黑发人。思及此处险些掉下泪来，忙把思路转移到别处去。

此时正值正午，我最近睡的太多，在床上翻来覆去。桃儿、杏儿倒是斜倚在床边打着瞌睡。反思近来的米虫生活，好像不是坐着生锈，便是躺着发霉，不禁汗颜，索性轻轻起身，独自到园子里去溜达。初夏是温暖明媚的，我欣赏着一树一树的繁花，各具匠心的奇石，错落有致的庭院，还有虫鸟们天籁般的呢喃，不觉陶醉起来，所谓：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有田俱种玉，无地不栽花。此话并不夸张。曲径通幽，我信步而行，忽见一湾活水，竟一时兴致大发，追溯着流水逆行而上寻觅源头，不多时已行至一片竹林中。但见佳泉环绕，竹影憧憧，千枝万叶碧色欲滴，掩映着一小巧院落，比起外面的姹紫嫣红，此处竟是别样的清幽。正赞叹间，却隐隐听到一女子的叹息，接着一阵琴声伴着歌声钻入耳中。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歌琴俱悲，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最后靡靡于空气之中，徒留下一片黯然神伤。不愧是纳兰性德的词，句句皆写寒冬中被冰雪摧残的柳，实则却是那如寒柳般内心凄苦的人，这抚琴的女子定如性德般，是个痴人吧。

我正胡思乱想，只听一曲又起：“惆怅彩云飞，碧落知何许？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总是别时情，那得分明语。判得最长宵，数尽厌厌雨。”忽然想起大学时选修过的“歌唱与欣赏”，当时导师曾说，有的人用声音唱歌，有的人却用心去倾诉，用声音唱的只是歌，用心歌唱的却能拨动旁人的心弦。此时我的心弦已被拨动了吧？

那女子一曲一曲地唱，我在外面一点一点地听，从“不辞冰雪为卿热”到“人生若只如初见”，从“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到“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消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抚琴者恸，听歌者痴，直到双脚发麻，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站了许久。俗话说“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多情必多苦，这女子情根深重，恐非有寿之人。思及此处，竟生出与之结识宽慰之心，于是也不顾唐突，步入院落中。

“原来是你，沈宛舅母？”我惊道，其实早应想到的，我病怏怏躺在床上时，她曾带着富森（纳兰性德与沈宛之子）来探望过两次。“舅舅已经逝去多年，舅母也该放下了，浮生如梦，世间种种，最后终必成空，又何必执着呢？”我柔声劝道。

“对我而言，这样的执着反倒是解脱。”她眉似春柳，若远山，只是颦尖多少恨，西风吹不散？“莞草，自你病后，有多久没碰琴了，可愿抚一曲？”

我一听便傻眼了，老天，这莞草小姑娘还是个才女呀？可我哪会呀？叫我弹吉它还行，可这时代也没有呀。我忸怩了一下缓缓说道：“不瞒舅母，自伤愈后草儿发现自己好些事情都记不得了。”先蒙混过去再说，“可不可以请舅母再教教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附庸一下风雅也不算太煞风景吧？

沈宛将我拉进怀中，轻轻抚摩过我后脑勺曾受伤的部位，叹道：“可怜的孩子，今后有空就过来吧，舅母帮你记起，可好？”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幽香，依稀像母亲的气息，忽然觉得鼻头有点酸。

辞过沈宛，走出竹林，却听到一声闷闷的呵斥：“你怎么到处乱走，叫了好找？”我扭过头，只见一虎头虎脑的少年正瞪着我。我赶紧赔着笑：“原来是熠熙表哥，找我有事吗？”熠熙的父亲是明珠的第二子揆叙，比我长一岁。记得他第一次跑来看我时，恰好只我一人在屋里，我哪知他是谁呀，只好沉默是金，谁知这小子竟恼道：“你竟然把我给忘了！”从此便不给我好脸看。唉，小小年纪度量就这么小，长大以后如何是好？我摇头晃脑地叹了口气，却被他一把抓住手腕，拉着便走：“老太君去看你，你却不在，害得我们满园子找，别磨磨蹭蹭的，走快点。”臭小子，一点都不懂怜香惜玉，我为未来的表嫂感到悲哀。

刚进屋呢，便听到外祖母的笑声：“这丫头都知道溜出去撒欢了，可见是真的好了。”众人都笑了起来，我赶紧钻进觉罗老太君的怀里，蹭来蹭去……

晚上躺在床上，想起外祖母嘱咐的事儿，不觉有点忧虑，原来再过一个多月，宫中要给年幼的格格阿哥们选伴读，就在京城里年龄相仿的三品以上官宦子弟中选，我的名字也在其中。据说那日先得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乾学出题考核第一轮，然后再由太后以及宫中有地位的嫔

妃们面试，搞得跟现代找工作似的，没劲。看外祖母的意思，似乎对我这个昔日的小才女很有信心，倘若让她老人家知道此莞草非彼莞草，不知会不会晕倒。可惜我是历史的知情者，康熙朝中晚期的九子夺嫡，掀起了多少血雨腥风，潜意识里自然希望自己躲得越远越好，毕竟在这个时代，我更像是过客而不是归人。就说我在那里有所谓血缘关系的人们，大阿哥胤是明珠胞妹惠妃娘娘之子，却是将来九子夺嫡中最先被终身圈禁的阿哥；二舅舅揆叙，虽然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掌翰林院事，但因加入“八爷党”，陷入党争，虽然在雍正皇帝上台前便过世了，但还是被睚眦必报的雍正下令磨去原来墓碑上的文字，重新镌刻上“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以正其罪，昭示永久，使朕得以雪数十年积恨”。政治真是一个可怕可鄙可叹的东西，何况皇宫还是这个旋风的中心呢。我甩甩头，拒绝再思考这个问题。

思绪一转，不禁又转到了纳兰性德和沈宛身上。性德算是这个时代的异类吧：出身显贵，却出淤泥而不染；身居仕途，却反感父亲明珠的弄权贪敛；作为词人，他独树一帜，至情至性；身为贵族，敢于跨越满汉贵贱的鸿沟，真心结交周济怀才不遇的汉族文人。落拓无羁的秉性令他无意功名却又不得不委曲求全；超逸脱俗的他渴望挣脱牢笼，引退田园，但终不可得。天公不恤，月老无情，情投意合的结发妻子卢氏二十岁便香消玉陨。君本天上多情种，不是人间富贵花，性德从此黯然神伤，一首首悼亡词血泪交织，情深意重。最后性德抑郁而终，年仅三十一岁。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与性德是挚友，他曾写诗道“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但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懂纳兰，她敬纳兰，她爱纳兰，她怜纳兰，即使纳兰无法回馈给她最真挚的情怀，即使纳兰“一生一代一双人”中的另一半指的从来不是她，但她无悔。这个女人便是才情出众、婉约秀雅的沈宛。她弹唱他的词，临摹他的画，抚摩他曾用过的弓，舞动他使过的剑。思念没有声音，却能颠倒乾坤，她已将狭隘的男女之爱升华，她爱上了爱情本身，即使她最爱的他爱着别人，但她依然感激这段无缘的缘分。

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情不关风与月……我并不赞成这样“不能自拔”的深情，却无法不感佩……



第三章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接下来的二十多天，可用一个字来形容我堪称古代青少年妇女典范的行为举止：“乖”，用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态：“悲哀”。

我至今还记得用毛笔写第一幅字时，熠熙老兄几乎抓狂的表情。没办法，在用键盘比用手写还熟练的现代，就算偶尔写字也是我行我素的“我”字体，现在突然用毛笔写“柳体”，能画得不像桃符才怪呢，只可惜砸了人家正牌莞萼所创下的才女招牌，从那以后我就像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什么“像”，根本就是），被虐待得跟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辰时（7~9时），在‘晚娘脸’表哥的监督下临帖；巳时（9~11时），听先生讲解诗经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午时（11~13时），进午膳外加临帖，倘若吃饭时故意磨蹭，便会被某人咬牙切齿地瞪个没完，唉！未时（13~15时），继续听先生讲解诗经四书；申时（15~17时），跟沈宛舅母练琴；酉时（17~19时），用晚膳外加礼仪训练；戌时（19~21时），跟沈宛舅母绘画和练习剑舞，然后回屋再临帖两张以备翌日检查，等到最后洗漱睡觉时我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第二天周而复始，没有双休日，更不要指望谁会良心发现给我减负。什么世道啊，干脆再给自己一针一灸了百了得了。

不在沉默中变态，就在沉默中爆发，我决定为自己争取福利。其结果是，外祖母如是说：萼儿乖，等七夕节和元宵节到了，就让你熠熙表哥带几个家丁陪你出去转转，可好？沈宛舅母如是说：明年清明去给舅舅扫墓时，一定把萼儿带上可好……我快崩溃了，真的，神啊，救救我吧。

机会总是偏爱那些有准备的人，瞧，机会来了不是。这天熠熙一早便被二舅舅簇拥着带出府去，牢头终于消失，我便将前几日偷偷收藏的熠熙的一套男装换上，再散了头发给自己打了一条大辫子，一个明眸皓齿的翩翩美少年便横空出世了，瞅瞅镜子这少年肌肤胜雪，眉目如画，假以时日应该还有进步的空间，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挺秀的鼻梁上有一颗痣，也算美玉微瑕吧。

偷偷地溜到厨房正后方的小偏门附近埋伏蹲守，每日采购的新鲜果蔬等便是通过此门运进府中的。果然不多会儿，看门人便帮着扛东西去了。此时不溜，更待何时？我一溜烟儿就穿门而出。久在樊笼里，一朝得自由，体里所有的不安分因子都迫不及待地探出头



来引项高歌，嘿嘿，俺有做贼的天分。

皇城根儿，天子脚下，街上熙来攘往，车水马龙，虽然比不上现代大都市的喧嚣纷繁，却带着一股厚重的古韵与繁华。乡巴佬进城，瞅什么都新鲜，我的脑袋转得跟拨浪鼓似的，却还是觉得没看过瘾，直到晌午时分，肚子里传出了令人尴尬的响声，我才意识到一个深刻的现实问题：没带钱。

前胸贴后背的滋味真不好受，可又不甘心就这样打道回府，候门一入深如海，下回出来得几时？我忍。就在我忍无可忍的时候，一个醒目的招牌映入眼帘：瑞泰药膳大酒店为开业大酬宾，隆重推出“贵客大猜谜”活动，任何客官只要猜中一题，便能免费享用一份名贵菜品；在猜谜活动中夺魁者，则进入贵宾坊免费享用一席从盛唐流传下来的“百花全宴”。百花全宴是什么我倒不甚在意，但免费二字却深得我心。人生几回搏，得搏须一拼，就不信凭我多进化了300年的智慧，还挣不回一顿免费大餐？

步入瑞泰酒楼，只觉里面环境清雅，一楼为大堂，二楼为环形雅间，每个雅间可透过雕花窗户看到一楼大堂的情形。大堂的中央搭建了一个台子，台上站着一名长衫玉立的儒雅男子，估计是“贵客大猜谜”活动的司仪。此时大堂里的客人虽多却一点也不显嘈杂，有人低声地交头接耳，有人正襟危坐，有人边吃边笑，显得饶有兴趣。我刚被伙计领到9号桌坐下，便听到司仪用他那金玉相碰般悦耳的嗓音讲起了游戏规则，前面几句是场面话，而后面几句险些令我乐开花，原来瑞泰酒楼是以药膳为本，故今日的九道谜语全部与中药药材相关，要求猜谜者不仅要答出谜底，而且要答为何是此谜底，即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第一题谜面如下：花中丞相兮，倾城芳华；洗尽铅华兮，素面无暇。”

我迫不及待地朗声答道：“白芍，当年武则天曾下诏昭示百花，封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故前一句指芍药，后一句的洗尽铅华兮，素面无暇则是指白色的芍药。另外，中药白芍的主要功效在于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收汗。”

众人的目光从四面八方聚焦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脸有点发烫，但心里却带着几分得意。“完全正确，给9号桌的贵客上一份具有‘补肾壮阳、助长发育’功效的芝麻椒盐虾。”这司仪什么意思嘛？我可是女扮男妆，壮什么阳呀，看来这道免费的好菜还是不碰为妙。“4号桌点一份芝麻椒盐虾”“10号桌也要一份芝麻椒盐虾”……“2楼听雨轩点一份芝麻椒盐虾”……周围此起彼伏的报菜声传来，看来人们确实有好奇和从众心理，而瑞泰酒楼通过猜谜来吸引人气并推出菜品的方式是值得称道的。

“第二题的谜面是：一团幽香美难言，色如丹桂味如莲，真身已归西天去，十指尖尖在人间。”

“答案应该是佛手”我又一次抢答成功，“佛手具有舒肝理气，和胃止痛的作用，对缺乏食欲或胁胀呕吐者很有疗效。”看来今天是我的黄道吉日。

那司仪不禁多看了我两眼方道：“非常正确，给9号桌的贵客再上一份‘花枝佛手爪’，这道菜以鲜嫩的佛手爪作底，上面加上鲜爽的墨鱼片水煮烹调而成，佛手爪味道清甜，与墨鱼的鲜美浑然一体，很是开胃。”果不其然，周围又是一阵此起彼伏的报菜声……

“第三题的谜面是：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四周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人们热烈地讨论着答案。应该是“独活”，能够祛风除湿，通脾

止痛的药材独活！我的心呐喊着，可嘴里刚好塞了两片墨鱼，好不容易咽下去正要开口，却听到二楼某雅间飘过来一抹略带嘶哑却极度性感的男声：“是‘独活’，对风湿疼痛以及牙疼头痛有一定疗效的‘独活’。”我反射性地向声音的发源地望去，同时感应到有一道目光反射回来，讨厌。我看不到他，他却能看到我，有种吃了亏的挫败感。

司仪笑道：“没错，就是独活。给2楼宜榛轩的贵客上一份益气养血、滋阴固肾的药膳佳品‘淮山桂圆炖甲鱼’。”

“第四题的谜面比较特别，诸位请看”司仪轻拍了两下，一豆蔻年华的娉婷少女捧着一精美托盘袅袅娜娜来到台上，那托盘里放着一碟盐、一瓶醋、一罐蜂蜜、一盘辣椒和一根苦瓜。

“这有何难？”那个嘶哑的性感声音又来了，“盐为咸，醋是酸，蜂蜜甜，辣椒辣，苦瓜苦，咸酸甜辣苦，五味子是也。”我感到那道目光又扫射了过来，带着若有似无的挑衅意味。哼，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我不禁升腾出了竞争的意识。

“第五题的谜面是：冉冉物华休，衰鬓已先秋。”

“白头翁，清热解毒，凉血止痢的白头翁。”风水轮流转，轮到我发威了，我瞥了某个方向一眼，3比2，我占上风。

“第六题的谜面是：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忍冬，对痔瘘肿毒疗疮热毒有奇效的忍冬。”

3比3，有意思，这家伙和我杠上了。

“第七题的谜面是：此乐只应天上有，怒目金刚弹琵琶。”

“神曲，此药对外感食滞者用之尤宜。”4比3，再次夺回领先权。

“第八题的谜面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好，丈夫当有鸿鹄之志，谜底自然是‘远志’，能安神益智、祛痰解郁的‘远志’。”4比4了，俨然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比赛就是该这样，我变得兴奋起来，有一种回到了大学时代辩论赛上针锋相对的酣畅感觉，也好，最后一题定乾坤。这时整个酒楼也变得异常安静，人们对最终鹿死谁手的悬念产生了高度的关注意识。我向2楼望去，刚好和那边投过来的碰上，两道目光在空中相撞，激发出了电光般的火花。



第四章 错将败絮当金玉

司仪也感觉到了此时剑拔弩张般一触即发的微妙气氛，他放慢了语速却饱含着中气“第九题的谜面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当然是‘通大海’了”两个声音同时响起，一个清脆爽朗，一个性感低沉，内容却几乎一字不差，这两个声音的主人一下一上对望了一眼，都是一顿，众人也是一愣，接着便笑声一片。我也觉得挺逗的，怎么就跟张飞碰到马超似的，酣战了三百回合却依然胜负难分呢。有趣，看这司仪又怎么说？

那司仪显然是久经沙场的老江湖，他权衡了几秒钟后笑道：“两位客人才思敏捷，在下佩服，按理说都是本次‘贵客大猜谜’活动的优胜者，在下有两个提议请两位贵客参详：一是再加试一题决出胜负；不过俗话讲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两位何不握手言欢，屈尊至本店的贵客坊共享‘百花盛宴’？须知本酒楼的‘百花宴’源自于盛唐时期一年一度花朝节的宫廷御膳方，39个菜品各个构思奇巧，色味俱佳，其中‘仙子霓裳曲’、‘悠然南山行’、‘冰豆桂花盏’、‘百合花饺’和‘月季沙律带子’更是精华中的精华，百花宴的价值还体现在其养生功效上，百合宁心安神、桂花养阴润肺、玫瑰排毒养颜、合欢花舒郁理气。”我呆呆地看着司仪兀自在那滔滔不绝，心想这广告怎么打得没完没了。司仪似乎也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已离题万里，又生生转了回来：“倘若在座有两位贵客的亲朋好友，也可邀来共赴盛宴，大家惺惺惜惺惺，花肴下美酒，三杯通大海，一醉解千愁，岂不快哉？”得，这司仪具有唐僧的气质。

“好，就依你说的，不知小兄弟意下如何？”那魔音又穿耳了，我想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自己也没必要忸怩捏捏地矫情一番吧，于是笑道：“既不是上山捉虎下海擒龙的苦差，又能结识朋友大饱口福，在下当然求之不得。”

进入贵客坊，只觉里面兰气氤氲，满室幽香，不禁深吸了几口顿觉神清气爽起来。“嗯哼——”有人轻哼了一声。我寻声望去，只见发声的是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年，他正惬意地半躺在沉香木塌上，优哉游哉地盯着我看，两旁的黄花梨木椅上则分别坐两个十七八岁模样的华衣青年（因为古人的模样向来比实际年龄要显老，所以三人的真实年龄可能还得略减一二岁），一个拿着把扇子一开一合，另

一个则眯着眼咧嘴一笑。我想这三人打量起人来怎么一点也不含蓄呢？也好，我最怕繁文缛节，这样的碰面反倒符合自己天马行空的性子，当下也不露声色地——打量回去。那少年棱角分明，两道浓眉气势十足，一双虎目熠熠生辉，假以时日必定成长为一有型的酷仔，眯着眼咧嘴笑的青年大眉大眼大鼻子大嘴，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一对大酒窝，显得坦率豁达，亲切可爱；我把目光转向拿扇子的青年，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男人怎么长的这么……呃……不好形容，五官无一处不佳，尤其一双桃花凤目流光溢彩，竟是说不出的俊俏风流，我觉得眼睛有点抽筋，令汉哀帝染上断袖之癖的董贤？泣鱼的龙阳君？俊美到不得不戴上面具上战场的兰陵王？手拿绣花针的东方不败？不，都不是，虽然脸美得令女子汗颜但整体的气势却显得雍容且带有压迫感，阴柔与阳刚融合得近乎完美，嗯，这个男人是个祸水……

“哎呀——”一张放大的脸骤然出现在眼前，我忍不住惊呼出声，却见那少年不知何时竟欺到了我面前，“回魂，回魂”他一边用手像跟我招魂般舞来荡去，一边不怀好意地笑：“其实你长的也不比我九哥差，就是鼻梁上那颗痣煞了风景，王昭君生的倾国倾城吧，画像上不过被那个毛画师添了颗痣，不就连降了好几个档次，连皇帝老儿的面都见不上啰，唉！”他竟摇头摆尾地叹起气来，令我的火气噌噌地往上涨：“子不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无形’吗？一身臭皮囊罢了，更何况区区一颗痣。不过话又说回来，脸上的痣却又是极其特别的叫做‘情痣’，一个人在生命走到尽头的弥留之时，倘若他的爱人为他留下的一滴至真至爱至痛至悲的泪水落在了脸上，这滴刻骨铭心的泪则将化做来世的一颗痣，所以，情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也欺上前去在少年脸上找寻了一番，歪着头故做天真地叹道：“好可怜哟，你都没有。”

那少年呐呐地后退一步，突然没好气地对“祸水”说道：“九哥，你居然和一小鬼打成平手？”“小鬼？只可惜我的灵魂早就不是小鬼了。”

此时八仙桌上的百花宴已基本上齐，果真是色香俱全，美轮美奂，被称作九哥的祸水朝我一揖：“在下艾九，这两位是舍弟艾十和艾祯。”

爱酒，爱食，爱枕？果然爱好广泛啊，我回以一揖：“在下吴悠，幸会幸会。”没必要讲真名吧。

艾十大咧咧地先去坐下道：“美食当前咱们还愣着干嘛，九哥，十四弟还有这位吴兄弟，今天咱们就，不醉不归！”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我和这三人竟越聊越投机起来，本来刚开始我是一言不发，埋头苦干，那个被称做十四弟的艾祯却说什么“光吃不说假把式，光说不吃傻把式，要又说又吃才有意思呢。”我想说就说罢，却没想到这一说就不可收拾起来。也许是穿越到这里以后一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因为面对的都是董鄂、莞草的亲人和熟人，所以一直都抱着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的心态，凡事皆三思而行，很压抑也很无奈，如今碰上三个不打不相识的朋友而且往后也不一定再碰得上，心理上便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和防备，这种微妙的感觉就像有些话没法对自己的父母说，却可以在网络上与新认识的陌生人说一样，后来竟产生了昔日和死党们在酒吧里轻松侃大山的错觉，调侃过来反唇相讥回去，谈到兴头上便笑得前仰后合，不可开交，说到痛心处便唉声叹气，捶胸顿足；就这样从尧舜禹汤吹到四合八荒，从大漠孤烟侃到江南水乡，从宋玉潘安转到玉环飞燕，从满汉全席绕到烧尾盛宴。

“你说那个‘登科宴’为什么要叫‘烧尾宴’？”艾十喝得舌头都有点大了。



“笨！”我指着他鼻子骂道：“你可知有一处地方叫龙门？天下渴望成龙的鲤鱼都会千里迢迢游到那里去跃龙门，但不是所有跃过龙门的鲤鱼都有机会成龙，还得看天意如何。只有那些跃上龙门又被天雷烧掉了尾巴的鲤鱼才能成为真龙，其它的便只能回去继续做一条凡鱼。所以‘登科宴’又叫‘烧尾宴’，你的明白？”

我一口气讲完却发现另外三人都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索性又补充道：“烧掉尾巴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得必有失，千方百计千辛万苦追求到了一心想要的，却发现失去的东西又何尝不令自己痛彻心扉？”

“你究竟多大了？”艾九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在下已在人世间度过了整整二十四个春秋。”我话未落音，却见艾祯一口酒喷了出来，指着我骂道：“明明是小鬼，卖什么老？”

“你爱信不信。”我白了他一眼，又补充道：“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哦？”艾九挑高了一边的眉毛，“那待会儿我们去玩‘萤行游戏’，你可愿去？不，你一定要去。”

“萤行游戏”？是什么东东？我错愕地抬起头，却对上了三双亮晶晶的眼睛。